



现代爱情故事



情 梦

西妮 著

海天出版社

現代愛情故事

情 梦

西 妮 著

海 天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蒋鸿雁 周海彦

装帧设计 吴 捷

责任技编 廖婉娴

书 名 现代爱情故事·情梦

著 者 西 妮 著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广东省开平市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5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199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6年10月第1次

I S B N 7—80615—410—8/I·86

定价:49.00元(共5册)

内 容 提 要

隐瞒“身价”的潇洒大侦探，乌龙“拒绝镀金”的小么女，金钱+权势=“爱”的沦陷!!

几百年不见面的有钱姨妈，突然丢下一个金色陷阱考验人性——

对象：江氏三兄妹

条件：把“指定人选”掳进结婚礼堂

奖品：一亿元遗产外加别墅一幢

一叠鸳鸯谱点得乔太守都得摇头，这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有人爱情至上，有人金钱唯一，柔情心何时才冒出来……？！

楔 子

电动门开启的那一刹那，曲国威缓缓的踩下油门。每到曾宅一次，他就希望自己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父母最好有万贯的家财，那他起码可以少奋斗 50 年，一辈子不愁吃穿。其实别说 50 年，只要他生对人家，他连一天、一秒钟都不需要拚。

曾绢代女士的别墅位在阳明山上，占地一百多坪，是一幢三层楼的独门别墅，别墅内有游泳池、有网球场，有个小小的玻璃花房；这里花木扶疏，气派堂皇，很象电影里大富人家的那种格调，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想必有如置身天堂般。

曲国威每次到这里，心中都会升起一个疑问，以他一个小小的律师，他要到哪一天才能拥有这一切？！而究竟有没有这一天呢？！

曾绢代这位贵妇年近六十，个性有些高傲、孤僻、不苟言笑，好象已经看透人生，事事都用一种嘲弄、冷漠，有些促狭、唱反调的态度去面对。她始终是一身华丽的旗袍，始

终是一头已经花白的头发，年轻时铁定是个大美女，但现在……老了就是老了。

在玻璃花房里，在满室名贵兰花和奇珍异草的陪伴下，曾绢代“接见”了他。

对这位脸上很少有笑容，而且目光犀利的有钱女人，曲国威的表现始终是必恭必敬。

曾绢代的手上抱着只名贵的波斯猫，在她的面前，有一壶甘醇浓郁、洋溢着茶香的奶茶。她指了指她身边的椅子，要他坐下，由于他曾表示过他对茶并不是很有兴趣，所以她特别要女佣准备咖啡。

“意大利的‘卡布奇诺’，很道地的，试试看！”她的话不多，但很有力。

“我喝茶……也行。”

“人生苦短，没有必要勉强自己，不管是富人、穷人，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所爱。”她边说手边顺着猫毛，很淡漠的。

没话可答，他只好端起“卡布奇诺”轻啜了一口。由于已经冷掉，味道不是那么的好，甚至有些苦涩难喝；但他什么都没有表示，只是轻轻的将咖啡杯往精致的桌面上摆放，笑了笑。

“我今天可不是找你来喝咖啡……”她毫不可亲的语气。

曲国威马上正襟危坐。他得罪不起这个有钱的老女人，

她是他们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大客户，若少了她，年终的分红……所以他马上摆出最专业的态度，她绝不会没事找他来喝咖啡，这是可以确定的。

“曾女士……”

“我刚收到我最新一期的健康检查报告……”她插进话，脸上的表情有些黯然。“报告说我有胰腺癌的迹象，可能只剩一到两年的生命。”

“曾女士——”曲国威一时错愕加震惊，傻傻的不知道如何回应。

虽然只是有‘迹象’，而且现在医药如此发达，但是有些安排，我想我还是得先做。”她一向是个坚强的女人，坚强得任何现实都击不倒她。

“是……”他突然变成个二愣子似的，实在不像一般人眼中精明、干练的律师。

“我还有多少财产？”

“这……”他迅速在脑中计算了一下。“不算这幢别墅，光是那些珠宝、股票、银行定存、政府的债券、基金那些的……我想应该超过一亿，绝对不会低于一个亿，但是正确有多少，我必须——”

“就算是一亿吧！”她干脆道。

“就……一亿好了。”他能有什么意见，钱反正是她的，她爱怎么算都行。

“你知道我丈夫早死，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他给我的，只是享用不完的金钱和寂寞、孤单……真正始终在我身边陪着我的，是我怀里的这只猫……”她有些可笑、有些冷酷、有些讥笑的说，但在可笑、冷酷、讥笑的背后，却又不掩她心中的苍凉和无奈。

曲国威感到一股好沉重的感觉，突然同情起她，不再羡慕她所拥有的这些看得到的一切。

“我总不能把我的一切留给这只猫吧！”她的笑容有些诡异，甚至有些捉弄人的意味。

“给猫？！”他一脸惊吓状。

“我知道美国有这种例子。”

“但这里是台湾……”他讷讷道。

“而我这个有钱的老女人最好别‘惊世骇俗’，制造新闻？！”她好像能看穿他似的，嘴角始终带着一抹挥不去的恶意笑容。

“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总有一些亲人吧？一定有一些和你有关系的人……”

曾绢代一脸淡漠的想着，由于她父母早逝，所以她和妹妹两人一度是亲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深怕她们会缠上他们，深怕他们必须抚养、照顾她们姊妹俩，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对她们视而不见，当这世上没她们俩存在。

等到曾绢代幸运的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之后，这些亲

戚、朋友们才又开始出现，个个变得亲切、和善、一副有情有义的模样。但是曾绢代已经彻底了解他们，而且很懂得人情世故，即使他们在她背后把她骂得体无完肤、狗血淋头，她还是不用他们。

她这个人爱恨分明，有恩就报恩，有仇就报仇，别人敬她一分，她会加倍还上两分，但对她不好的人，她也一样是加倍奉还，这就是她的原则、她做事的态度，她不在乎别人的反应。

曲国威不该打断她的思绪，他知道自己不该，她明明一副陷入回忆中的深思状，但实在怕死了她会出人意的把所有的财产和这幢别墅留给一只波斯猫，所以他不得不清清喉咙，让她回到“现实”。

“曾女士……”他小心翼翼道：“你虽然没有子女，但你……总有兄弟姊妹嘛！”

曾绢代冷不防的被他这么一说，思绪中断，她严肃的看着这个老实、一板一眼的律师。

“我有一个妹妹……”

“那你可以考虑——”

“她死了，十年前就车祸死了。”曾绢代不冷不热的说，绢秀和她丈夫同时死于一场车祸中。

“死了……”

“好笑吧？”曾绢代忽然脆弱的一叹“我的父母、我的丈

夫、我的妹妹……一些我最亲近的人，都早早的离我而去，是不是……”她看着曲国威。“我的命相较硬，会克死我的亲人？”

“那是无稽之谈！”他马上说：“什么命硬、什么克死人那一套，都是落伍、不科学又荒诞的民间传说，不可信的！”

曾绢代强撑起精神，可不可信并不重要，反正人都已经死了，而她发现自己……好象和任何人都不亲，和自己父母、自己丈夫、自己妹妹，都仿佛有段距离，她好象不曾真正爱过任何人。

“我看……”她思考。

“你妹妹应该有子女，你可以考虑一下，或者是你丈夫那边的手足、晚辈之类的。”他提出专业的建议，哪怕最后是捐给慈善机关，也总比把一大笔的财富留给一只猫好。

对夫家那边的人，曾绢代是没有一点好感，当初为了丈夫的意外猝死，在处理他留下的财产时，她见识到了她丈夫家人贪婪、丑陋、势利、虚伪、可怕的嘴脸，说什么她都不可能把钱留给那边的人，倒是绢秀的子女……值得考虑。

妹妹绢秀有一子两女，但她和他们也都不亲，平时少有往来，她只大概记得他们的模样，都长得挺好的，可是就是不是亲。

“曾夫人……”

“留给我妹妹的子女……”她有些心动。“这建议是不

错，但是平白让他们不劳而获……”

“还有一条路。”曲国威笑笑。“你可以捐给慈济功德会，让他们去做善事！”

“也是可以……”

“决定权在你。”

“我知道。”曾绢代当然知道决定权是在她的身上，但那些孩子毕竟是绢秀的子女，而绢秀又是她的亲妹妹，即使以往并不亲，至少他们曾经相依为命过。

曲国威该说的都说了，他静待她的指示。

想了一会儿，曾绢代脸上那抹促狭的意味更加深切；她抚弄着猫的身体，露出精明、犀利的眼神。

“曲律师，我要你先调查一下我那三个晚辈的交友、生活和工作状况，我要一份他们三个人的详细报告，了解他们的一切。”

“然后再作决定……”曲国威赞成。

“我要先考验一下他们。”她开心的笑，难得真正开心的笑。

“考验？！”

“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能得到最甜美的果实……”曾绢代抱起怀中的猫，对着猫说：“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一起看，等着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曲国威也笑了，他喜欢她的这个点子，天底下的确没有

不劳而获的便宜事。

曾绢代愈想愈觉得有意思，忽然发现她的生活将充满期待、乐趣和新鲜、未来，与她以往的生活将完全的不同，绢秀的子女会带给她一份完全异于平常的日子；想到这儿，顾不得风范、顾不得贵妇的气派，她笑了出声，开怀的放声大笑。

第一章

江丽是三兄妹中第一个到达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她二十八岁，是一个小学老师，虽然是老师，但她可不是那种保守、戴着眼镜、穿着朴素的“老处女”型女孩；相反的，她打扮时髦、个性开放，总是一副站在流行尖端的前卫模样，法拉头再加上浑圆、丰满的体态，她不像老师，倒像电影明星。

的确，她是想过要当电影明星，但在十八岁那年，父母意外的车祸去世，亲戚、朋友都鼓励她找份可以一生不愁，有退休金、有保障的铁饭碗。左思右想，在联考的志愿表上，她填上了师大的教育系，而也真的给她考上了。

当上老师以后的她并不满足现状，因为她不喜欢教书这份刻板、单调，每天面对一群吱吱喳喳小鬼的工作，她一直以为以她姣好的面庞，有些酷似钟楚红的脸蛋，她应该可以过得绚丽、灿烂、多姿多采些，但她只是一个老师。

她在等待机会，她在等个可以让她翻身、鲤鱼跃龙门的机会。

第二个到的是江杰，江杰比江丽大上两岁，是个电视台的制作人，专门制作九点半档的单元连续剧。他有本钱自己当男主角，有不输林瑞阳的外型和酷劲，既高大壮硕又俊俏迷人，但他知道男主角不可能当一辈子，做制作人却可以长长久久。

父母的意外车祸给当时正二十岁的他不少影响，让他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世无常，所以他要安定，不要虚幻的东西。

制作人的这个头衔和电视台的这份工作虽不能保证永远，但至少几年下来，凭着年轻、有冲劲、点子新，以及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倒也后势看俏，可以再让他赚上个好一阵子。

最后到达律师事务所的是江瑛，三兄妹中的老么，她气喘吁吁的冲进事务所，接过接待人员递给她的茶后，一口气就喝光，整张脸红通通的，好象不知道由哪个地方特别赶来似的。

江瑛只有二十四岁，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念服装设计的她，目前正在一家大型的婚纱摄影礼服公司工作，她个性活泼、热情、执着，即使在十四岁时适逢父母意外去世的家庭变故，她依然挺了过去，而且坚强、乐观的面对生活，勇敢的走过每一个人生的阶段。

年轻的江瑛和江丽正好是完全不同的典型，江瑛长相清

纯、秀丽，给人的感觉飘逸、充满了梦幻的气息，加上平顺、不吹不烫的直发，她活脱像是由言情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主角，只是她多了一份朝气与活力，以及一股和现实生活搏斗的毅力。

由于江杰和江丽已各自搬出去住，三兄妹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加上现代人生活忙碌、事情多、应酬多，每个人又都喜欢强调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世界，所以即使亲如手足，也多半通通电话而已。

江丽看妹妹那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表情，她摇摇头，不是很苟同的样子。

“你是抢了银行，还是身后有恶鬼在追？”江丽这个人说话总是语带尖刻，她习惯把别人踩在脚底，然后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习惯了江丽的语气和说话方式，江杰和江瑛两个人都不是很在意。

“我是从淡水赶过来的，时间本来算得刚好，但一碰上塞车……”江瑛拿出面纸，擦去汗水。“台北好象没有一个地方不塞的，而且不管是任何时间，照塞不误，而我又不想迟到——”

“你到淡水做什么？”江杰随口问。

“出外景啊，新人拍照！”

“你不是门市吗，怎么跑去出外景了？！”江丽眉头一皱。

“我看你是愈混愈回去了！”

“昨天公司聚餐，吃什么海鲜总烩，结果今天有三个人因为拉肚子不能来上班，所以……”江瑛摊摊手，一副不去计较的表情，反正拿人家的薪水，能做就做，能多学就多学，以后自己本事够了，可以跳出去另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所以你就客串打杂兼跑腿的？”江丽嘲笑道，把江瑛当小孩。

“你没有吃坏肚子吧？”江杰关心的可是妹妹的健康。

“我很好！”江瑛一笑。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闲话说完，江丽一副言归正传的表情。

“我不知道！”江杰没有概念，他接到一通自称是曲律师助理的人打来的电话，约他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好象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我也不知道！”江瑛这个女孩是大事精明，小事迷糊。

“我们也到一会儿了，怎么还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呢？这会不会是什么玩笑？”江丽不悦道。

“耐心一点吧！”江杰点上一根烟，悠哉悠哉的。他有两个妹妹，但他一向关心、喜欢、比较在意的是江瑛，对小他两岁的江丽，他似乎漠不关心了些，他知道江丽绝对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她到任何一个地方、处在任何环境，都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

“我可不是闲人！”江丽嘀咕着。

“除了当老师，你还兼差吗？”他问。

“没有！”

“那五点以后你还忙什么？学校都下课了！”

“学校下课，我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江丽抬抬下巴。

“你以为我一下课就躲在屋子里改作业、出考卷啊？”

“那你都忙些什么？”他懒懒的问。

“约会啊！和朋友吃饭、看电影、逛街、唱KTV，哪儿有新鲜好玩的，我就往哪去，我的生活可不单调，我可没有这种美国时间在这里干等。”她摆了摆头发，有些趾高气扬。

“你可真不像老师！”

“老师也是人！”

江杰没再说什么，江丽不是小女孩，她是个二十八岁的成熟女人，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即使并不欣赏她的心态和言行，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江丽，他只有一笑置之。

江瑛静静的听着自己哥哥、姊姊的对话，她没有插嘴，也没有表示意见，大而化之的她，一向采随遇而安的态度，小小年纪就经历了生离死别，她什么都看淡、看开了，所以对这次的“会议”，她只是抱着参与的心态。

会客室的门在这时被打开，走进了一个手里拿着卷宗，斯文、敦厚、约莫三十出头的男人。